

环  
球  
文  
库

畅销小说系列·法国当代文学代表作·拉美动人爱情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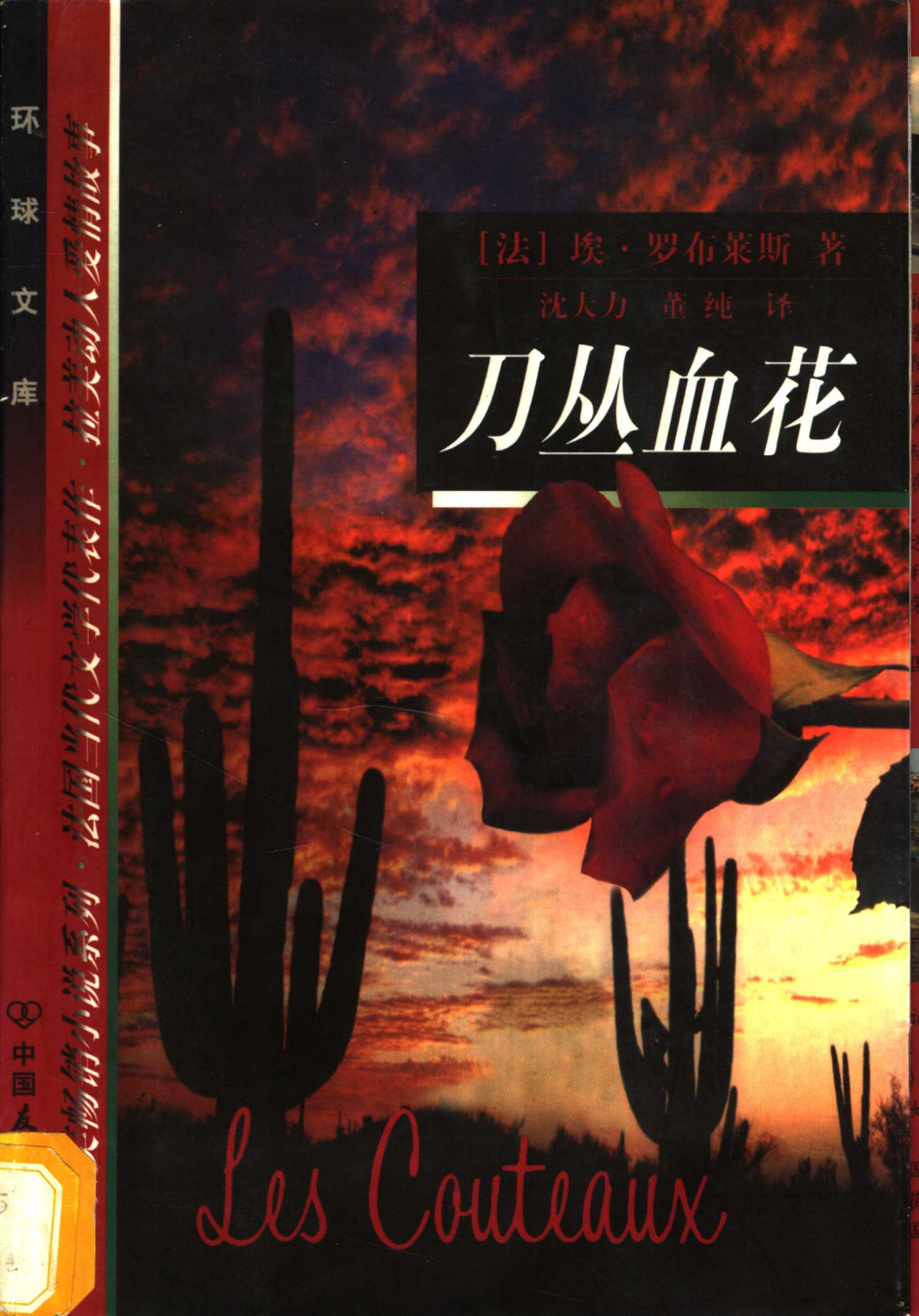
中国  
友

[法] 埃·罗布莱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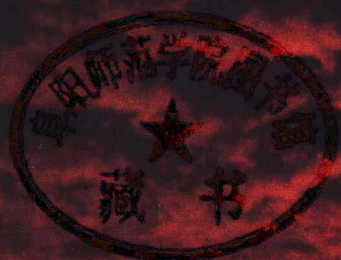
沈大力 董纯 译

# 刀丛血花

Les Couteaux



622214



# 刀丛血花

[法] 埃·罗布莱斯 著

沈大力 董 纯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刀丛血花

沈大力 董纯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刀丛血花/(法)埃·罗布莱斯著;沈大力,董纯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4

ISBN 7-5057-1448-1

I. 刀… II. ①罗… ②沈… ③董…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6591 号

---

Les Couteaux  
Emmanuel Roblès  
Editions du Seuil, 1956.  
27, rue Jacob, Paris VIe

---

---

Montserrat  
Emmanuel Roblès  
Editions du Seuil, 1954.  
27, rue Jacob, Paris VIe

---

书名 刀丛血花  
作者 法国 埃·罗布莱斯 沈大力 董纯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通县曙光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00000 字  
版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448-1/I·393  
定价 17.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7-1544

## 目 录

|           |       |
|-----------|-------|
| 刀丛血花..... | ( 1 ) |
| 蒙塞拉.....  | (205) |
| 中国之旅..... | (297) |



## 序

法国 克莱芒·雷庇底斯

在埃玛努埃尔·罗布莱斯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中,《刀丛血花》是他从中美洲带回来的一部小说。那时,他正跟大导演布诺埃尔合作,将《这就叫做黎明》搬上银幕。看来,《刀丛血花》既为一段爱情故事,又是墨西哥处于革命演化中一幅阴暗的壁画。《蒙塞拉》的作者置身其中,以钟表匠的细致笔触,为读者描绘了那个时代笼罩着墨西哥塔巴斯科州首府比亚埃尔莫萨城的气氛。

彼埃尔·麦耶的悲剧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内。这个某缝纫机公司的代理人在萨尔加多专制下爱上了少妇埃莱娜,引出一系列事端。关于萨尔加多这个历史人物,格雷厄姆·格林在其小说《权力与荣耀》里也有过一番渲染。

在“红衫党”监护下,比亚埃尔莫萨城经历了一周持续不断的阴影。总之,作者写了一页又一页,该城里未见一线光明。小说人物一个个陆续登场,冲突迭起,纷争层出不穷。

“……麦耶驾车驶过荒凉的街道。他瞧着夜幕降临,仿佛看到世界在解体。”

仅仅这一句话,就概括了小说里的紧张形势,那导致麦耶

在一次公众集会上杀死独裁者萨尔加多的整个过程。

人们指控奥索罗犯下杀人罪。然而，出事的那当儿，奥索罗却在埃莱娜的怀抱里。《刀丛血花》不失为一部心理小说，又不乏在出事地点展开的紧凑情节。一切的一切，持续一个星期，终了淹没进笼罩比亚埃尔莫萨城的一片黑暗之中。

这部小说里，每一页，每一行，包括萨尔加多被杀的场面描绘，都显露出作者雕琢术般的叙述风格。譬如，埃莱娜去警察局承认自己跟奥索罗过夜，以搭救被控杀害独裁者的一夜情夫。同时，真正的凶手彼埃尔·麦耶紧抓牢房的铁条，要求将自己处死，其景扣人心弦。

读者诸君掩卷静思，不免为主人公的命运抱不平。显然，他个人的牺牲，并没能使一个国家免受专制统治。

提醒读者，本书的情节处在一个墨西哥刚脱离惊厥的时期。那些年月，该国一些地方首领实际上摆脱了中央政权。他们依靠的，往往是仿希特勒“突击队”的准军事组织。这些首领中，最著称的是托马斯·加里多，一个反传统的独裁者，后来有许多著作描述其事迹，譬如 G. 格林的《权力与荣耀》。不过，在法国，雅克·苏斯戴尔最先在其记叙文《墨西哥，印第安的土地》中描述了塔瓦斯科州的状况；该州正是由托马斯·加里多率“红衫党”争取到了在墨西哥合众国中的独立地位。

加里多将他的敌人流放出去，或者枪毙掉，侵吞他们的财产，分给自己的支持者。他拆毁主教座堂，驱逐僧侣，把教堂改为理性主义学校。此君以自己的方式爱护民众，欲将他们从酗酒和宗教狂热中拯救出来。远在大洋彼岸，他滥用了一些欧洲民主人士的诚意。

“实际上，”雅克·苏斯戴尔十分恰当地写道，“这是一个天

才的蛊惑人心者。”

一九五四年八月，笔者造访了塔巴斯科州首府比亚埃尔莫萨。在那儿，胜过对加里多的追忆，更吸引我的是新考古博物馆的珍宝。一天傍晚，我于彼遇见了彼埃尔·麦耶的幽灵。那是在格里哈尔瓦河畔……



礼拜二



透过窗户的护栏，麦耶瞧见两棵棕榈树映照在一个有三个球罩的路灯辉光里。那种路灯是波尔弗里奥·迪亚兹统治时强行安装在墨西哥所有广场上的，而今在温暄的空气里一动不动，闪闪发亮，一似密立的刺刀和匕首，让人想到左近森林里的酷虐。上方，天空彤云密布。

麦耶不住地冒汗，把床垫都浸湿了。这回疟疾发作，是他到墨西哥后最猛烈的一次。盥洗盆上边，电风扇左右旋转，像一个人在频频摇头，执拗地说：“不！”

麦耶站起来，拿过艾尔奈医生晌午过后送来的一瓶白兰地酒，对着嘴喝了一口。那时节，烈酒在整个国土上遭禁，可艾尔奈总能弄到一些，家中从来不缺。有人说，他把酒储藏在一个假壁橱里。

再躺下的那一刻，麦耶似乎看见万千火星儿在他与墙壁之间迸溅。他用被单一角擦去额头和胸脯上的汗水，放眼瞧外边的棕榈树，觉得它们好像要骤然炸裂，要将针叶向他进射过来。他被一身臭汗灼烫着。卧房里，廉价杀虫剂的气味让人好像闻到了印第安人扎花圈所用野葩的芬芳。

远处云彩下迸溅的绿光中，还有这寂静里，仿佛悬浮着一种威胁。一辆卡车在窗户下缓缓驶过，上面大概载着“红衫

党”。麦耶听出了他们唱的一支进行曲。他身子平卧在床边被单微干的部位，竭力闭着眼睛，想入睡，可困倦压不住他如火的思绪。恰在这当儿，艾尔奈医生每年到此季节组织的节日开始了。艾尔奈是位爱国者，一个于一九一三年来墨西哥定居的斯特拉斯堡人。

埃莱娜·蒙塔尔沃在东道主邀请的客人之中。

麦耶摸到了手巾，拭擦面庞和肩部，然后静听电风扇的嗡嗡声。一张人们从门底下塞进来的秘密传单放在桌上，被风扇掀动着。这种传单，麦耶从来不屑一顾。楼下院子里，一个孩子在呼喊。那辆卡车继续绕广场开动，马达声响传来，像蜂音一般嘈杂。这怎么能睡得着？麦耶叹了口气。喏，最终说来，他还是不在舞台上露面为好。谁知道呢？几个星期以来，一种吐露内心的需要折磨着这条汉子。这一回，他可能会抑制不住自己，向埃莱娜承认一切。眼下的节日提供了方便。他可以在跳完一轮或两轮舞后，将那少妇拉到花园尽头，说：“埃莱娜，我爱您……”可笑！他会显得十分可笑。自己都四十二岁了，竟然还说：“埃莱娜，我爱您……”

这声音在一座大厅深处缓慢地回响着，愈显其讽刺的意味。麦耶又呷了一口白兰地，把酒瓶子放到了椅子边上，差点儿掉到地上摔破。那瓶子上贴着桔香汽水商标。

“喏，麦耶……您还是别往那上面想吧！……”埃莱娜会微笑着瞧他的。

上帝！这热天真让人颓唐。空气潮湿，随时都会落下一阵雨来。麦耶期望下雨，仿佛雨水真会使他摆脱一切痛苦。他因而全身心渴求那雨水。在这个国度里，一切都在敌视他。街上，人们瞧见他时，禁不住要骂上几句。一个外国佬！这里

的人敌视外国佬。他们的仇恨使空气充电，酝酿着风暴。要不是为埃莱娜，麦耶早在他跟丰吉公司签的合同期满之前就回欧洲了。这份合同中规定，签约人可因健康原因解除它。何况，他对推销缝纫机已经很厌烦……他当够了丰吉缝纫机公司驻比亚埃尔莫萨的代理人。他是复员后接受这一职位的，原先只是出于对返回欧洲的一种惶恐，一种对一个令他不解的社会的反感。

幸亏有了埃莱娜。在她身旁，他感到如释重负般的平安，仿佛外部世界不再那么敌视自己，压在他肩膀和心头的盔甲已不复存在了……

慢慢地，像云蒸山巅一般，一种带有强烈忧郁的昏沉终于降服了麦耶的心神。

他曾在哪儿见过那些等待于街角的印第安人呢？还有那些桌上摆满食物的空屋子？哦，是在那一个个村落，祭奠死人的日子里。村民为亡灵准备供品，由男子在每个十字路口点燃火堆，好让逝者不受风寒。男子们看守火堆，整整几小时一动不动地靠墙等着，将头戴的大沿草帽拉到脸上。火堆燃起来了。在印第安人注视下，麦耶从火堆间穿行，受着众人凶猛目光的逼视，感到静默中潜伏着什么似的。炎热令人窒息，可他还是脚不停步。他走着，尽管已经很累，而且十分厌恶那些表情紧张的阴沉面孔。火堆劈劈啪啪的爆裂声愈来愈响，将他惊醒，发现正下着暴雨。

大雨滂沱，哗哗响着。雨水从树叶间分流，落在地上，溅起千万朵闪亮的水晶……

“麦耶，您还是别往那上面想吧！”

他神经质地用毛巾擦擦面颊和嘴唇。卧室里，昏暗令人

难以忍受，可他没有勇气起身去搬动电灯开关。突然，他急于见到光亮，匆忙跳下了床，打开电灯。他最先看到的，是自己在对面衣柜镜里的照影。他无动衷地瞧着自身的形象，觉着相貌因精力消耗而衰颓，不禁失声道：“我老了！”瞧！他的胡子确给双颊蒙上了一层病态的阴影。

麦耶穿着睡裤，光膀子走近窗台，看见卡车停在下面的人行道边，照明灯关暗了，大雨浇在顶篷上。广场空旷旷的。他因发烧打了一个寒战，退至屋内，目光被桌上的传单吸引，于是拿起来看了前几行，然后又木然将之塞进一叠案卷里。那传单上印的是一个学生会的呼吁书，其中写道：

“别让‘同盟’虚假打起的红旗愚弄！在德国，纳粹也是利用这面旗帜和‘社会主义’的标签来欺骗幼稚人的……”

麦耶知道，胆怯并不是他向埃莱娜吐露心怀的真正障碍。他屡次开始给那少妇写情书，可每回都没写完就撕掉了。不！他不写信，而要同她面谈。埃莱娜会听他说的。霎时，他被一阵狂热所攫获。他将会说：“埃莱娜，您得听我说……我得告诉您……”

麦耶闭上双目，抑制自己脑海里扩展开的漩涡……他会表明心迹，说：

“埃莱娜……好极啦……埃莱娜，我要您嫁给我！”

埃莱娜会发笑的。“麦耶，一贯严肃的麦耶？……真令人难以置信！”是她说“令人难以置信”吗？或许，她干脆说：“真可怕呀！”

麦耶倒在床上。一群孩子在笑。他熟悉那些顽童在街上围攻自己时发出的尖刻笑声。他们个个戴着象征死人头硬的纸壳面具，装成白脸、黑眼眶和黑嘴唇的“恶鬼”……这些小家

伙恶作剧，总是选骷髅、魔鬼，或者别的什么当玩具。上帝！若能睡上一大觉，可能会对他有好处的。可埃莱娜此刻在何处呢？她消失在奇幻的隐着月亮的云团里，那么遥远，不可企及。

“太老了，麦耶，你太老了！都四十二岁了……”

那又怎么样！若不是这倒霉的寒热，他早就出去了，去看那少妇。她会独自专注地听他将要吐露的话，神态庄重地转过眼来瞧他。那一双奇妙的乌亮眼睛……

“埃莱娜，我想对您说……”

他为什么想死呢？为什么不想再浮出这沉甸甸的浪头，任其将自己卷向那既无思想，亦无苦痛的深渊呢？

忽然，走道里传来脚步声，引起他的警觉。脚步频频，可他开始并没有动弹。他的念头像雨水般簌簌流失。接着，他想起那辆卡车，发着烧就跳下了床。钉子鞋的响声震荡在他脑际。他急忙披上睡衣，拿起白兰地酒瓶，奔至盥洗盆，将它洗净。他刚关上水龙头，就听见急促的敲门声。接着，一阵令人心焦的沉寂。麦耶打开门，迎面站着一个穿红衫、戴警察帽子的民兵。此人系一条黑领带。他的两个同伴呆在后边，没有打领结，脸遮在走道的阴影里。见此情景，麦耶立时猜到了他们的来意。这几个人并非按令执勤，而是来夜查一番，拿平民的惊惶开心。这在当时是常事。他们一共多少人？约莫十二个？还有一批呆在楼下。可以听见一位妇人愤怒的抗议声，可能是女看门人玛丽亚·露意莎的声音。

覆盖着部分内院的铁皮棚顶，雨水哗哗流淌着。

站在前面的，看上去是个头儿。他一语不发，叉着腰，装腔作势地进到室里，东瞧西看。麦耶坐在藤椅上，光脚跷着二